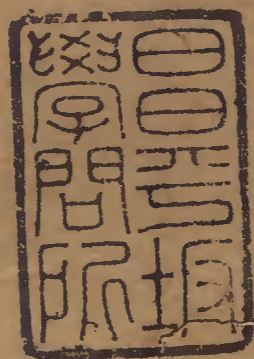


八大家
柳別文鈔
四六

書序記
傳盛



			五	漢
		五	五	書
		四	七	門
三	三	七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六		五	書
〇		四	
函	三	七	
九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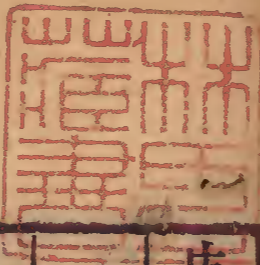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 (10)	
函號	360	64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四

淺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啓

上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
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
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
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良
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

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陪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謫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益爲贖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子厚困阨之久故其書呼號哀籲若此錄而

存之以見其始末云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繼悉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
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
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
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

元鏡州意在
仍舊籍不必
變民而子厚
意在覈貧富
之實

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
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
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亾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
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
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
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
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
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

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
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措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
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
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
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
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
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
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

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

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

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
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
舉而德皆及焉邗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
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與呂恭書

中亦有佳處荆川云學左氏外傳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
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
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
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
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
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
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

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
 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
 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况廬而
 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
 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
 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廬於墓者大中之罪
 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為利乎

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過恐傷於教也然使
 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
 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
 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鄜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培土大
 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
 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徑齎貨均
 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
 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
 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

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深識之言。逼古之文。

五桂子分解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滌滫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

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光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

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
 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
 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
 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怠候得
 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
 及對閣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
 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
 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子厚諸啓非為四六而已中多奇峭沉鬱之
 旨予不能盡錄錄凡四首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
 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鬼幸蒙在宥得
 自循省豈敢徹聞于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
 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
 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
 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

俾折脅臙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
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
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
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
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
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
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
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
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
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
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

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上襄陽李僕射懃獻唐雅詩啓

佳什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

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
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
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
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
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
是以筮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閭無
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
談笑見昵喔咿逡巡爲達者喑無乃覩其樸者鄙其
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
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鷺充朝而獨干
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

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
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義弁
厚自潤澤進越無惡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
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侯之闈跪
邀賢達之車竦覓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
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
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
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
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

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
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
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
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揆文時儕稱雄子
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
游漲海祇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
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
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厲爾行輝耀爾能
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嚮溢風振而草靡可使

尺澤之鯁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莘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間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巳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逝去遼闊于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採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章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恢作者之間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

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
泥塵仰睇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絕
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瓊瓊之著述幸
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
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
特達而顧念之勤儆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
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
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
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

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
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
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
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
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
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
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
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
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

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

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

切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苟瑩
如實出已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
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已之道
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四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覽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概
見矣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
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
交錯相糺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

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鴛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襮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

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
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
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
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
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
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
有能者取
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覽此序亦可見古之欲兼詩與文而並盛者
亦世所難而况吾曹乎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
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
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
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
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
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繼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游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旣悟文而疾旣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

及之卒不得窮其正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予嘗謂子厚詩過昌黎而文特讓一格矣大略千鈞之弩難以再發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

文自有法度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

柳文 卷五
詠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
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
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官然
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
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
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
未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愚溪詩序

子厚集中最佳處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
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
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翻案好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轉摺有味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古來無此調陟然創為之指次如畫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栂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
 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
 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栂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
 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
 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柳文卷五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
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
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
羽翮夫豈趁趨湘中爲顛頽客耶余旣委廢於世恒
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送薛存義之任序

昔人多錄此文然其義亦淺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
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
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
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
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
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
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

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息。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徐從事北遊序

宥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

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
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
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李渭赴京師序

文似悲颯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
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
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
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
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
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
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

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
有獲于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
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琛上人南遊序

不如昌黎所贈師暢者之旨而見亦解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
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
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
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
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
語而脫畧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
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

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
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
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
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之者爲空蕩而無之者爲
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
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
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
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逸調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
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
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
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
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外逆其尤者
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
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悉取向之所

以異者通而同之。搜釋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論。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僧浩初序

亦澹宕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
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
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
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
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

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
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
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
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
也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
 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收以
 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
 投之能不洄于泚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
 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
 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
 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
 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收以
 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
 投之能不洄于泚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
 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
 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
 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瘖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迭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迭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此序與序飲並澹宕可誦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二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柳文 卷五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
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
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
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
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
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
末有似碁者故敘

唐荆川曰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種樹郭橐駝傳

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告議論叙事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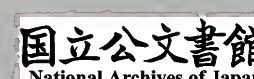
此本楊子問鑄金得鑄人之術之說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序", "次", "摹", "寫", "井", "井", "入", "構".

梓人傳

序次摹寫井井入構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

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以下將上梓人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翻案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部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

此必有指柳子結胎在此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而勢者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唐荆川曰此文體方不如巧者傳圓轉然亦
文之佳者

宋清傳

亦風刺之言

篇末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

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極力描畫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以下無限深情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亾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 事亦奇 ...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 ... 父兄鬻賣以覩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 ... 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 ... 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漠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 ... 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 ... 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 ... 童寄者郴州堯牧兒也行牧且堯二豪賊劫持反接

童區寄傳

事亦奇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
父兄鬻賣以覩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
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
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漠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
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
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堯牧兒也行牧且堯二豪賊劫持反接

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
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
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
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
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
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
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
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

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
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
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五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訂

記

館驛使壁記

中條貫麗襍而文所點次處若掌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于

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
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其蔽曰同
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
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
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
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
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
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
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等布置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

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
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
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飯餼饋咸出於豐
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
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
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
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按其信宿
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
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

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
故月受俸三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
馬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
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
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
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
亦弘敞而文亦稱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
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
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
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
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

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
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闔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
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
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
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
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
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輿庫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
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
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制爲堂南

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
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月偶亭以展幣彌
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
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
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
牙茸蠹金節析羽旂旗旒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金
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技士吏咸次
于位卉裳屬衣胡夷蠻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銅

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醜益之齊均
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
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
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
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
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
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
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其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
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
于茲石

興州江運記

點次陸水利害處如掌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
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
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
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
之人密以刑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

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陸路之苦

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

至於青泥山又西核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

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

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

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蓄相藉物故餽夫畢力守

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

陸路之便

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

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

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

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舂錘之下易甚

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

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

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怵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丞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殺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

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

以下本公之節用所致

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歿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

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
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
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
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
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
公知直方秉設居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
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
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
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
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川假辭謁工勤
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此文亦自奇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

柳文 卷六
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恡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
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上于大
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
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唐荆川曰小題自作議論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巘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
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
山爲城有石馬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上塗虵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
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澗如旣焚旣

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
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
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
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
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
二千石楷法

零陵郡復乳穴記

敘事奇而束處更奇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
 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
 是祥也雜然謔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
 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
 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
 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

民情土俗種種

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本無此
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
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
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
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零陵三亭記

撈籠勝槩却又別出一見解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
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
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虐賦擾民訟于
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
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馨鼓之
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馬旁邑做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口如林積坳爲池爰
有嘉木美卉垂水藁峰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
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
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丞膳饗列置備具實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山薛爲首在昔裨
謹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又并垂戒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
 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睽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
 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
 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
 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

道州毀鼻亭神記

文甚明法讀王陽明記象廟又爽然自失矣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論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髫童之歸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

昏俾我斯瞽于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子厚本色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距其涯坳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若玦馬池之勝於是爲寂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
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楮被之菱芡芙蓉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唐荆川曰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

桂州訾家洲亭記

地之勝固奇峭文亦稱之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為特異至地。上。便。措。意。新。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

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

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

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

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基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
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
是厚貨居毗移于間壤伐惡木剗奧草前指後畫心
舒日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
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
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
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
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
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
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顓氣迴合遠
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
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闐車
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
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
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一篇結案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興致摹寫足稱山水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榭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岑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轟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

歲在辛卯我侪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
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
山以寄勝槩迺墜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
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
友生寇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
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澹修竹
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
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間之媿故志之

蘭亭序

洞
沉寤思讀本閣作

